

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有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仗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

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下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

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而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二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三

策斷三篇

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
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
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
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
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
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三

策斷三篇

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
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
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
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
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
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
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
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
亡者二晉是也二晉司馬氏石氏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
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
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
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
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

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猝然不救之
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所由亡
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
內之可畏者天下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爲中國
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
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
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
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
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
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

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
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
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
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
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
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
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
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
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
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十
鈞之牛制於五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
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
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
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
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則秦人未嘗急於割地
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
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
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
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
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

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賊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

殺唐太宗既平定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已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

至憲宗奮而不顧雖有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

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

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
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者有
所短小者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
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
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恃則致死
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
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
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
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
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

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
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
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
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
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
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
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
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
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

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
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
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
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
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
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
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
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
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
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
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
不敵亦已明矣天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
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
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
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
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
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

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
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
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
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
草野中使衣袷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
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
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漸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
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

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
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
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
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
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
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
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
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
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
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

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閩閩夫差又逞其無厭之
求闕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
人不勝其弊卒臣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
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
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羗之類紛紜於中
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
容儻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
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
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
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

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
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
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
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
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
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
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
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
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
豕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

陷穿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有悅憤鬱然而思變者特未有

路耳九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踈間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近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鑾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雀窺數也彼僭竊四都

分置守宰倉庫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是以
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
則中國之長是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
國不能謹守其法彼基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
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
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
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
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
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
力則中國固以不敵矣尚何足云惟國家留意其大

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續添

策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
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絲絲
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
國于河之孺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
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
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
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面
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
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
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
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
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
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
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

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脩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
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
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
厯世以襲以至於今遂為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
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
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羸尚書令不問以百官
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
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
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
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

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許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

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亦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泲水伊洛澶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

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備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今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中興而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

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

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駉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

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恠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亦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搔腕而太息也且夫

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

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

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
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
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
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
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
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
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三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四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左傳三道

第一道

問供養三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
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
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
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

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
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
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
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
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
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
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三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四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左傳三道

第一道

問供養三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
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
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
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

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先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第二道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

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暴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忝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扎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扎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

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第三道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莫而

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鄰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

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謹對

穀梁四道

第一道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稱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駟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

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况包人民駟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駟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第二道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

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
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
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
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
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
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
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

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
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
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
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
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
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
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
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

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第三道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

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第四道

問雩月何以為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違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

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眾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例謹對

公羊三道

第一道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

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

於春秋矣謹對

第二道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

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

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曾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第三道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蝻生公羊傳曰蝻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

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

十八變而成卦
八變而成小卦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

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

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
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
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
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
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
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
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
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
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
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四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五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
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
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
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五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
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
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
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

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
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
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瞋心捐棄肝腦盡力
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
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
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
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
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
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

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慄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
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
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
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
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
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
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
遁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
喪志詎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

弭衆言賂伯石以安臣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剗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

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
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
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
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
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
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
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
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

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
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
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
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
故臣以為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
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
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
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
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

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
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
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
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
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
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
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
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
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
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
退速若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
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
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
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
千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
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
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
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縣威福便行馳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
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
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
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
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今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統寬恤寇
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
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
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
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為
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
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
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拍趣所在誰敢不從臣
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
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

人之謔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
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
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
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
意興作上縻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
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
利益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劃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
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
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
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
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
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
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水業苟欲興
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
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顧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

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

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
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
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
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
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
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
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然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
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
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
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 陛下
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
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益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違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入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

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一作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行愁怨之民。天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

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繼。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

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

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
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
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
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
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
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 陛下務崇
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
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
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

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
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
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
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
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
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一作空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
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
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